

香港淪陷前

危城十日

江湖恩仇
香艷打鬥
奇情小說



吳昊作

次文化堂

次文化堂

普 及 文 化 叢 書

285

香港淪陷前・危城十日

作者／吳昊

——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 286

香港淪陷前・危城十日

作 者：吳 昊

社 長：彭志銘

出版顧問：史亦書

編 輯：李子翹

封面設計：原秋白

封面插畫：阿 高

內文插畫：阿 高

出 版：次文化有限公司

地 址：九龍彌敦道612-618號
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

網 址：<http://www.subculture.com.hk>
<http://次文化.香港>

電 話：2780 5625

印 刷：次文化堂

總 經 銷：次文化堂

出版日期：2014年7月初版

書 號：SCB 616

I S B N：978-962-992-354-9

定 價：HK\$78

©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，嚴禁作全部或
局部翻印、複印、轉載或其他用途。

* 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釘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香港淪陷前 ● 危城十日

危城十日

今夜極靜，炮聲亦稀，香港尚未沉淪。

他從噩夢中驚醒，坐起來抽煙，眼睛怔怔的往黑暗中探索，外間偶然閃一下光，他看到身邊躺著的女人，那裸露的胸脯顫動一下，跟着是幽幽的聲音：

「野狼，不要走，讓我們擁有這個夜！」

「不能，」野狼沙啞的說：「我殺了吉叔的兒子，他不曾放過我，我要設法離開香港。」

外號「野狼」的陳漢，三十歲，剪陸軍裝髮型，有一張拳師的臉孔，因為在江湖成長，所以飽經風霜。當他發現幫會大頭目吉叔的兒子與日本特務交易情報，一怒之下當胸轟他一槍，那傢伙撲倒牆上，血濺四方……

「靜雪，妳跟我是沒將來的！」

野狼開始穿衣，檢查一下那枝曲尺手槍，然後塞進皮飛機恤裏，來到門前，回頭看她，靜雪恨得咬着牙，一拉被子，蒙頭轉側，睡將起來。於是，野狼靜悄悄的開門，踏出梯間，突然聽到樓下有異聲，暗叫不妙，立刻奔上樓梯，往天台逃遁。下面果然有追兵，踢着梯間雜物，「乒乓乒乓」的，而野狼早就拔槍，往上直衝，冷不防天台門後有埋伏，一枝巨棒迎面揮來，野狼倒地

不起。

持棒大漢「嘿，嘿」的冷笑着，舉起巨棒，準備使勁敲他的頭，但突然呆住，因為野狼並未暈倒，反而雙手持槍指着他。大漢的額上冒出冷汗，他討厭這無意義的僵持，發出獸性的叫聲。「砰」，野狼這一槍，轟得他腦漿爆起，跟着屍體撲倒在野狼身上，而說時遲那時快，樓下的兩名槍手已經衝上來，一見地上有人，立即連環射擊。

偏偏撲在野狼身上的屍體變成一面盾牌，子彈全都打在他的身上，當兩名槍手看清楚形勢之際，野狼的航空曲尺手槍再一度顯示如何的冷酷無情……

「砰，砰！」

下面房間裏的靜雪，本來大被掩着頭的，但那幾響槍聲簡直猛刺心扉，使她再也忍受不了，踢開被披衣奪門而出，她真想大叫，尖叫，悲叫：「野狼，野狼！」

但她知道這個時刻、這個地點，她不能尖叫，否則午夜戒嚴的軍警會聞聲趕至，就在這千鈞一髮間，她的手緊掩着自己嘴巴。

此時，上面的梯間步下一人。

危城十日

「野狼！」

「靜雪，回房去，當沒事發生過吧！」

野狼出了大門，鑽進黑暗的橫巷，而遠街傳來警車之聲，又是戒嚴時份了。

野狼的殺人夜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，這一天，香港變了危城，因為新界和九龍都失陷在日軍手上。

這之前政府和軍方都很樂觀，認為在新界港島所築者，係「遠東的馬其諾防線」，大可以堅守一年半載的，卻想不到才打了十天仗，兵敗如山倒。這個城市，太多日本間諜出沒，也太多人想把它出賣……。

灣仔的暗黑街頭，野狼在潛行着。

他習慣了風聲鶴唳，但他並不想死。

幫會頭目吉叔的兒子與日本特工交易，他突然憤怒，殺死了他。他不明白何解來此激情，非為民族，非出於正義，為甚麼？

「我不想這城市死亡！」

夜空不見星月，刮來一陣寒風。

戒嚴令已經在晚上實施，而幫會頭子的格殺令亦執行，街頭的野狼感到遍地都是陷阱。

「總之，我不能死，不能死！」

突然，眼前亮起一度刺目光芒，跟着，便聽到了呼喝聲：「站着，舉起手！」

是軍警？還是殺手？

兩個人影逼近……

「搜身！」

野狼本能地飛起一腳，那人慘叫了一聲，手電筒摔到老遠的。

黑暗再來，跟着拳頭聲，另一個人慘叫，而野狼逃遁，身後響起警笛鳴聲……

當野狼撲出馬路時，迎面駛來一輛汽車，又是刺目的光，他感到被襲擊，咬着牙拔槍。

車裏頭的人緊急煞車，機器刺耳的鳴響。

車內車外的兩個人凝視一刻。那邊橫巷裏遇襲的警察踉蹌着追出來。野狼

危城十日

緊急應變，忙跳上汽車，大叫：「快點開走，快點呀！」駕車者似乎很冷靜，一踏油門，箭一般搶出，再拐個彎，已經去了老遠。

「你想去哪裏？」很平淡的聲音問。

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」野狼答。

「哈，哈，想劫持我嗎？」笑得很輕描淡寫。

「現在宵禁，借用你做通行證！」

「You got the right guy，我確有通行證。」野狼有機會打量一下駕車者，年紀似乎不到三十歲，頭髮蠟得像荷李活明星愛路·扶連，臉孔相當英俊，穿西裝，還有英國呢絨大樓，嘿，好一個公子哥兒……突然，車停在路旁。

野狼喝道：「開車，怎麼不開車呀！」

那人的臉泛起一個輕蔑的笑容。

野狼的曲尺手槍抵着他的太陽穴。

雖然給手槍抵着太陽穴，這公子般的駕車人面上還留着輕蔑的笑，他平淡的說道：

「前面大佛口有軍警佈防，雖然我有通行證，但閣下身份不大相稱……」

「嘿，」野狼冷笑：「怎樣才相稱？」

「由你駕車，暫時做我的司機！」

「好傢伙，」野狼咬着牙說：「你戲弄我！」

「哈，哈，我提供的是個保險方法，如果閣下一意孤行想拿生命做賭

注……」

「我野狼沒時間跟你胡扯，車就由我駕吧！」

「爽快！」

那公子哥兒下車，開後車廂的門，坐到後座去，自大樓取出白金煙盒，「擦」的亮出打火機點煙，很是洋洋自得。

野狼沒奈何，坐到司機位，駕着車朝「大佛口」駛去。果然站崗搜得非常嚴密，軍警的手電筒照完又照，拿着那張通行證看完又看。這文件（又稱「戰區身份證」）政府頒發得非常審慎，還要經中央警署及情報部加蓋印章方能生效的。但見印籍警察與英守軍交頭接耳，指手劃腳，跟着其中一人說：

「You can go now.」

危城十日

野狼不懂英語，略一遲疑，後座那人好識得應變，對守軍一聲「Thank, sir」，然後對野狼說：「司機，開車！」

一出「大佛口」，野狼的語氣比較友善：「請問少爺想去哪裏散心？」

「老地方！」

野狼當然不會明白。

「噢，我真的把你當了我的司機，去畢打街。」那人突然有點唏噓：「家裏的僕人，今天才給我解散了！」

野狼沒興趣聽他的盛衰史，但突然起了疑心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身後那人冷笑：「我應該問你才是，嘿，嘿，嘿，身懷槍械，半夜給警察追捕，如果沒看錯，一定係個漢奸！」

「媽的，混帳，我是漢奸？」

野狼怒火高燒，一踏油門，車直標向前，突然拐彎，輪胎發出「吱，吱」聲響，後座那人冷不防給拋向一邊，頭「砰」的撞在車門上，痛得吼叫起來。

車身竟連環擦着畢打街的燈柱兩次之多，才停下來。

野狼走出車廂，「砰」，大力關車門。

那人亦撲出車外看損傷，噢，半邊車身凹陷：「shit」

野狼已消失於黑暗之中。

*

*

*

*

畢打街的「大西洋會所」，再沒有眨動的霓虹光管招牌，更沒有熱鬧的爵士樂聲傳出，連守門的印度人也都不知所終。

會所的玻璃窗都封上黑布簾，因為處此非常時期，明亮的燈光會招至突襲的轟炸機投彈。

唉，「大西洋會所」，平時是富家公子夜夜笙歌的地方，如今落得個門庭冷落。

突然刮起一陣寒風，滿地滾着廢紙。

會所裏面空洞洞的，枱椅都擱置一隅，留下敞大的一片空間，而角落裏就只坐着她一個，在抽着煙，在怔怔看着整個空虛。

她長得很美，雪肌透紅，秀髮束起，眼角一絲皺紋襯托水晶的眸子，還有那富感情變幻的櫻唇，她的美是帶着滄桑。

公子界都稱她做「茉莉小姐」，是她主持這「大西洋會所」，替富商名流

危城十日

供應美女做情人。「茉莉」，迷一樣的名字，危城的金粉。

會所的門推開，進來的是剛才給野狼撞壞車子的俊男。

「雲川，是你嗎？」遠遠角落裏的茉莉開聲。

是了，這俊男叫許雲川。

「是我！」

雲川脫去大樓，掛上，步向茉莉。整個地方空洞洞的，他那雙意大利皮鞋「格格」的敲着回響。他站在她的身前，見枱上那瓶子拔蘭地，拿起它，一連喝了幾口，這才坐下來，開始解領扣。

「廣州那邊有消息沒有？」

「西關整條街給炸了，我的家、我家的錢莊、我家的店舖全都葬身火海，」雲川悽笑着：「沒了，甚麼都沒了，嘿，嘿，為我家散人亡，為我全面破產喝一杯！」

茉莉突然笑起來：「這個城市快要陷落，你還介懷身邊的一切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欠缺妳那份滄桑！」

「滄桑與否，總得要適應大時代！」

「大時代？」雲川又再拿起酒瓶，「骨骨」的喝着，大聲叫着：「去妳的大時代！」

茉莉站起身，緩步到唱機前，放下一隻唱片，播出探戈舞曲，她輕聲說：

「讓我們跳舞吧！」

「好得很，香港最後的探戈！」他緊緊的摟着她，面貼着面，真的跳起探戈來了。

空虛的牆，投映着兩個輪廓銳利而又不時變化的人影，未幾人影不再動，開始疊在一起……

他們熱吻。

探戈變成熱吻。

唱片播完，但繼續轉動，發出「沙沙」聲。

良久，他們分開。

「雲川！」

「茉莉！」

兩個人凝視着，又再擁吻，遠方傳來一響炮聲，她身體顫了一下。

危城十日

雲川一手拖着她，一手拿起酒瓶，拾級而上，往二樓的房間去……

茉莉的房間擺設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Salon的頹廢感，銅柱的雙人牀，鑲彩色玻璃的屏風，古典的長沙發和搖椅，還有火爐，而牆上掛了比亞茲萊的畫。

茉莉替雲川脫衣，玉手撫摸他毫不粗獷的胸膛，然後吻他吻他……

牀上，雲川褪去茉莉的絲質底衫裙，她的胸脯就裸露了，她屬於南方美女的身材，乳房比較細小，小腹略為突出，但皮膚雪白幼嫩，散發着幽香。

茉莉解除最後的藩障，肉體橫陳着，在酒精與情慾的刺激下，她顯得更美，更挑逗，更誘人。

雲川拿起那瓶酒，喝了兩口，再把瓶子打側，讓酒液滴在她的乳蒂上，輕輕的吮着，輕輕的吻着。茉莉感到很蕩很蕩很蕩……

「雲川雲川雲川，啊……」茉莉嚷着。

他吻她微挺的小腹，她張開雙臂。於是，他進入她的身體。

遠遠傳來炮聲，顯然，日軍和英軍在隔着岸互相炮轟。

她喘息着。